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

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爲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旣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爲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爲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尙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先是，帝輿疾宿

南郊齋宮。

戊寅十三日

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軌

玉次

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然之，以告太常

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彬老矣無能爲盍圖之徐元玉

有貞字

翼曰亨軌

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

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軌曰報得矣計

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

早啓有貞以三鼓卽至朝房亨軌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

入

過舊史云有貞令軌等詭言備非常勸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以

門啓復閉何由得待漏闕下邪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曰

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

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

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

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

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

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

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

驚問左右曰于謙邪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

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卽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卽班執之與

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彬以石亨薦瑄楊

善所薦也

改元 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詔辭曰衛拉特之變乘輿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又曰旋易皇

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別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軌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

兵部尙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

冠側注武弁也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

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鑑商輅爲民先是徐有

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

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

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

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

部可驗也辭色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

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

干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乃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

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

實云謙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忘身憂國敬先後入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爲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朝野冤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者本蒙古降

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醉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醉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鍾鏞甚固啓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遠收謙遺骸殯之歸年始歸葬杭州遠故舉將材

出李時勉門下者也多喇舊作朵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等追論其

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茲所奏多爲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尙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一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

初直爲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排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歎曰曩西楊抑我今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

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諡文端濙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諡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爲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雄邁據天位神人共怒既

絕其子又映其身疾病彌留朝政遂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有其廢祁鈺仍爲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內皇太后吳

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欽

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龜龜

來還我土地說者謂兩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鄜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從石亨言也

都督范廣素驍勇爲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軾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爲逆殺之軾又譖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額森奉帝還時俊不

開關迎納也後軾入朝于路得暴疾與歸痛楚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爲祟云

高穀罷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

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間景泰天順間事軾不應居四年卒穀位

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諡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

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尙書

鄜王薨

諡曰

三月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

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錦衣試百戶至是進彬指揮同知賜予

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封子四人爲王

見潯

即見清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俱在南宮時所生

秀王

後之藩汝寧見澤

帝第崇王

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見浚

增修

卷一百五

明英宗皇帝

三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卽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

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

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卽真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

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等部督李懋犯寧夏參將種又遣千騎屯

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爲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迭

至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襲之溥戰輒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襄王瞻墻來朝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墻最長且賢衆望頗屬

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墻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

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墻復上書景泰帝宜

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旣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

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墻尋于宮中得瞻墻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

中乃賜書召瞻墻比二書于金膝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

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墻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

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

字廷玉

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瑄

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

四川富順人

繼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

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爲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

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使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歎小民露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

及埋極卽成市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下御史張鵬

字騰霄涿水人

楊瑄

字廷獻豐城人

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

字禹範盧

氏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

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眞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

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

還掌道御史張鵬周斌

字國用昌黎人

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

之洩于亨亨乃相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爲己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

陷欲爲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

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

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

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

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爲曹石

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時謂曹石

所

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旋以風雷之變出有貞賢絢爲參政九疇布政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爲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尙書王翱薦留爲吏部侍郎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

字逢原秀水人

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

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

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

字季方邵縣人

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尙書王

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

正長身美鬚帝遙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

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壯幾

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爲吏部侍郎兼學士會

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石亨知帝嚮賢

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

無虛日

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顯忌不敢盡言每從容

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
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爲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正負氣敢言既爲帝親拔益感激

思自効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
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

募者且事緩之則白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

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

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

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卽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

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爲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

戰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爲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革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誅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潮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爲尙書陳汝言潼關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爲尙

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

方正被謫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

正開自爲像贊述帝前語而末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放徐有貞于金齒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爲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爲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爲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景泰初時入閣

具事

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爲帝親擢者時與

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爲王振建祠賜葬事，綺歎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開

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爲民。

釋建庶人文奎。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

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卽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

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

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汝言附曹石，由郎

中驟進，尙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

共擠之。旣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

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

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

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燦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

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明代

宮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卽所謂左春坊也帝

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

字大有懷遠人

巡撫山東僉

都御史程信

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

葉盛李秉

字執中曹縣人

巡撫遼東兩廣大同

秉持法公正總兵官

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爲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

爲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卽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無高行

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祕閣書帝曰欲觀祕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資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景泰朝累薦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即訪與弼作瑣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語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營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

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遂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强驚

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

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

乘傳縱橫無所忌賁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陝西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

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擄其旗封定遠伯既

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

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

餘捷聞進彪爲侯

彪既屢立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

即白苗在貴州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于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

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

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

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鞠之

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

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

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鞠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

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

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彼時亦幸

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升賞以何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爲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爲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爲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

審遂爲永制

〔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遂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

孫俊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

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僇于市

帝初

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爲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爲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于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橫如故遂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爲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爲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阿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

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

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

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

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壻寧獻王權之孫遂臬誣奠壻母子亂帝遣官

往勘事已白帝怒責臬臬執如初帝竟賜奠壻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

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福人于獄尋死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

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

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擊保喇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

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撓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

總督軍務鏗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鏗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